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新聞紙類特別費寄遞之報紙

晶報

電話中央四二八號 社址上海望平街

第四百三十二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一月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日本同 其外國各埠加倍 均作大洋計算 報資先惠 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 每期刊資洋一元 中縫全部洋三元六角 零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惠登廣告諸君鑒

本報出版以來已起三週 材料之豐富 著作之新穎 早為閱者所歡迎 是以銷數愈廣 風行海內外 殊無遠弗屆 突現在出張已達萬餘份 廣告定例仍未一加 茲因紙價昂貴 出張愈多 虧蝕愈大 若長此以往 勢難久持 不得已於七月起重訂新例 對於向有之長期廣告 暫不變更 俟待三個月滿 自十月起實行增價 諒愛我者必具此同情也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書家余覺
上海拋球場各大箋扇店均有潤格代收寫件 並寄售所臨各種碑帖 委寫之件約期不誤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普救臟脹 忠告病家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臟脹一症 是膀胱氣化不足 清氣不能升 濁氣不能降 以致日漸臟脹 腹大如斗 成為臌脹 [illegible] 名曰臟脹無憂丹 [illegible]
定價 每瓶洋二元五角 [illegible]
購法 [illegible]
總發行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 正威大藥房 (弄一百八十號)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三八九五 分公司各省各埠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精製 [illegible]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惠氣痛者注意
衍製肝胃氣痛散 良藥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廣福堂藥房
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永泰棧烟行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 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 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 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 歷受社會所推許 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 性質和平 無論男婦老幼 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 善除人身內蘊毒質 患花柳病者服之 去污生新 身潔體健 凡梅毒 癬 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 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小說革命軍存稿

小說革命軍(絕端無政治的關係)是胡寄塵提倡改革文學的小雜誌 內容皆短篇小說 首尾完全 思想既高 筆墨又很好 他是在民國六年二月出版的 提倡改革文學 繼(新青年)而後 這是第二種出版品 當時上海各日報都有極端贊揚的評語 後因事中止 人家都以為可惜 現將存書數百冊 再拿出來供獻於社會 諸君試去買來看看 方知他有真價值了 全書一冊 定價實洋二角 又大江集(詩集)一冊 定價實洋二角 上海棋盤街民智書局 又四馬路崇文書局發行

無敵牌之出品
(1) 各種牙粉
(2) 各種香粉
(3) 麝香生髮水
(4) 杏仁生髮水 規那生髮水
(5) 麝香花露水
(6) 各式牙刷
(7) 各式絲襪
(8) 惠泉荷蘭水
(9) 各種葉子露
總發行所上海小西門外家庭工業社

李仲乾書畫
[illegible]

大滙健胃補肺藥汁
上海棋盤街屯鎮胡開文墨莊寄售
主治
一大寒大熱
一胸脹腹痛
一痰閉不治
一大小便不閉
一夜咳不止
一風邪食滯
一小兒暈食便瀉
一小兒喜啼易起
一小兒多病體弱
一小兒大便閉結
一小兒每食易嘔
一小兒怕風怕冷
服法 每日一小杯 三日即痊
每瓶一圓

預告 擇九月十五日發行 在未發行前預購者寄費不取
冬令服的絕無熱性 純正大補品
麥精鰻鱉膠
[illegible]
(價目) [illegible]
(購法) 從郵局函購 [illegible]
總發行所 上海寶善街滿庭坊 正威藥房

花柳專家 毒門老手
金盛波醫生回滬
(專治) 白濁 橫痃 魚口 便毒 下疳 瘋癱
花柳全科 包愈斷根
本醫生家傳秘方 [illegible]
療病室 貴州路逢吉里 金盛波醫生謹啟

計分兩種
婦女生髮水
[illegible]
上海英界五馬路 [illegible]

西醫 張世楷秘製
說明 中國癧子頸膏藥 功效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 均由先天不足 [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 [illegible]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 [illegible]

十年瘰癧十日愈
一大包五角 小包二角五分 郵票九折 郵費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萬應消癧丸
[illegible]
發行所 [illegible]
正威大藥房謹識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四角 每打洋四元

此膏專治 眼痛眼赤 眼皮腫爛 眼弦眼瞼 瘡等效驗 無比患者 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短箭相接 (丹翁)

強肉強食、旣成公例、窄巷相接、乃用短兵、問何以爭、利耳名耳、軍閥爲斯、報閥亦爾、吳子玉之攘利、雖若未足、而拒他人之得利、力巳有餘、李涵秋之噉名、雖若有餘、然尼他人之得名、力或未足、嚴獨鶴王鈍根地盤各擁、顚顚以黃尾左纛自娛、其實苟全性命于亂世、吾度其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之慘、宜不減於子玉涵秋、要皆不免爲世之障礙物、噫、時也勢也、實逼處此、夫復何言、

宋春舫跳舞論中的虛線 (天馬)

時報國慶號增刊、有宋春舫君『跳舞的進化』一篇、中有一段講的是俄國舞、他說屢次受警廳的干涉、他引了一條反對的議論、說『在跳舞時、不僅普通常有的醜態、完全暴露、甚至有時女舞員的前腿向前屈、後腿往後伸的時候、衣服飛揚起來、那時不但襪子蓋着下腿、可以見到、甚至……也可看見了』、有人很研究宋春舫先生這個……虛線裏、不知到底是個甚麼話、爲甚的說到那裏不說了、寫到那裏不寫下去了、只用幾點點子、做了個虛線、從前有個畫背面的裸體美人的、說他『妙處不傳』、難道宋春舫先生、也用這個法子嗎、再這篇文章、是聲明禁轉載的、但是我爲質疑引證起見、抄了兩行、想宋先生或者不起訴我侵犯版權吧、

對於冰心女士的疑問 (火焱)

我聽得朋友說、小說月報裏、有一位冰心女士的作品、好得異乎尋常、大有一讀的價值、於是我便把我室了全年從沒細看過的小說月報、隨便檢一冊出來看看、這一冊中、載的一篇、是冰心女士的『遺書』、我朋友也說過、這『遺書』、尤是冰心出色之作、我讀了一遍、確是很佩服這位冰心女士的作品、不過我不能不生一點兒疑點、

他描寫的這一篇小說中的人、大概總是我們中國人了、但這那小說中人的生活、很不像中國一般的人、什麼露天睡覺啊、什麼庭中吃飯啊、還有一個寡婦、因爲伊丈夫死在海中的、所以在海邊造了一所住宅、住宅後面還辦了一所小學校、在中國的婦女社會中、覺得這麼樣的人很少、或者冰心女士描寫的、是未來的中國人、或者簡直是外國人、或者是譯了一篇外國小說、把他當做中國小說的、實在如何、竟不能明白、

有人說、小說月報向冰心女士大要稿子、不能直接向伊要、中間有一個人間接的、聽說是伊的親戚、(表兄？)所有的稿子、非向此人去要、竟無法得到、伊雖常有著作在小說月報發表、小說月報竟不能直接向伊要稿子、不是奇事嗎、冰心女士旣常替小說月報做稿子的、何以一定要經過一遍他人之手呢、冰心女士旣有這麼一個好頭腦、難道伊還守着舊式女子的腔調、不肯與人交際嗎、還打什麼[illegible]、不是什麼鬼鬼祟祟的事、商務印書館是一家光明正大的書局、又不是什麼賣投機淫書的小書舖、那小說月報、更是一種非手淫的文字、就是直接寄稿、有什麼不可呢、

捧程豔秋 (寄)

程豔秋、以八旗世家子、遯迹梨園、初學刀馬旦、旣習花旦於榮蝶仙、繼學正旦於陳嘯雲、吾師羅癭公、獨激賞之、乃使拜列蘭芳門下、更從德霖瑤卿、精學歌調、其藝於是孟晉、歲戊午、予客京師、值孫菊仙盟兄、於東安市塲、奏技三夕、主其事者、邀豔秋爲輔、首尾兩夕、豔秋獨演、惟次夕、與菊仙合演硃砂痣、予偕林屋山人、逸叟師、往觀、劇終、予詣後臺視菊仙、問豔秋如何、菊仙曰、是子頗不凡、將來造就、必在白牡丹小翠花上、洵蘭芳之勁敵也、予聆而志之、以覘其後、茲豔秋來矣、癭師恐予不知其爲人、特自京馳書揚州、丐方地山師、以函屬予、爲之提倡、小隱亦有書來、命予格外捧塲、小子何能、敢膺巨任、其藝旣超、自不待游揚而昭著、且有海上奉角霸王林屋山人、以寒琴眠雲之暇、率其勇部、共爲一呼、則名高譽滿、尤易易焉、小子旣受地山師暨小隱兄之重託、烏可却拂、爰將二公賜札、刊布報端、搖旗吶喊、特霸王帳下之一卒耳、

□小隱致寒雲書　抱公座下、別久思深、當有同情、春初北上、遭境甚惡、不欲以瑣屑、上縈知交系念、箋候之疏、職是故耳、辰維起居曼福、爲頌无量、程艷秋嗓音雖尚未佳、技藝實有可觀、近從瑤卿學劇、尤多心得、際此伶界凋零、實後起之秀也、茲者應亦舞台之聘來滬、我公提倡風雅、獎掖後進、特代介紹一言、尙祈進而教之、格外捧塲、是爲至感、即頌儷祺、並賀秋祉、　翼頓首、

□方地山致寒雲書　寒雲二弟親家、頃得羅癭公書、言程艷秋君應上海亦舞台重聘、屬致語吾弟爲之提倡、艷君人品高潔、無一切習氣、知音者芳心自同、無俟門外漢饒舌也、　大方再拜、

治貼旦於一爐 (丹翁)

小隱兄論貼旦不可治於一爐、豪竟未知貼爐與旦爐、有何異治之處、若云所分別、即在花衫貼而青衫旦、雖唯貼而小姐旦、則尋常看戲者皆以爲如是也、其實或另有研究、殊未可知、然在爺者頗有研究之人、予終頗折衷於小隱兄、初恐坐壓瀆見斥、今旣小隱自涉及此事、因力疾乞有以垂教、幷開示一切評劇家、或不至以區區爲門外漢而置之不屑之列也、

前 (丹翁)

小隱說前字、似要從前從刀、我巳答過不從前從刀了、把刀字說了許多、如今再談談前字罷、說文上說『止在舟上』、就是前、我以爲不對、一隻船到了止住、還能前嗎、許君又說、『不行而進』、這不行、又爲得進、其實上面的止、是個足迹、下面就是一隻盤、盤本來象一隻舟、許君大約認錯了、後來旁邊又添上一個人、意思更足了、所以把字的足迹、就到後面、因此又把他訓做『後』字了、商器上常把一個足迹、放在器形的上面、器形種種不同、足迹也還有兩個的、足迹旁邊、或安個北、或安個非、正和『不行而進』相反哩、有人說、你這樣胡說亂道、防着精通六書的先生罵你、我笑道、憑我這用新法考古的眼光、雖說不上比什麼改良宗教的丹斧、馬丁路潤身、和改良文化的胡適之、可是比一比改良戲劇而又改良文化的汪優游先生、也勉強巴結得上了、慚愧慚愧、還有個要、人皆說是受字、中間也是一隻舩、那麼、中字是爰、何不說他是隻舩撬呢、有人說『止在舟上』、乃是足踏着舟、可以叫做不行而進、但也就牽強的很、其實先(先)生的光字、倒是個好比例哩、

鳳男小傳 (十三)(好春簃主)

好春簃主曰、大雄述鳳男事語予、予爲泚筆作傳、傳中所稱述者、不爲庸言庸行而止、初非有卓然大過人之事、爲古今人所難能者也、然則吾言不已贅乎、曰、否否、吾蓋深有慨夫今之女界、入人鄙庸言庸行爲不屑爲、而一惟驕奢淫佚之是尙、偭規越矩蕩檢踰閑之事、匪一而足、而猶將哆然自號曰、吾固得女界風氣之先者也、耗矣哀哉、鳳男、一小家女耳、矧又不幸、淪其身於溷濁之地、猶不獲與齊民伍、而其究也、乃能竭其力以自拔、一爲良家婦、與鄙凡人所鄙夷不屑之庸言庸行、循涂守轍以爲之、終其身未嘗稍懈、亦可謂出汚泥而不染者矣、彼夫搢紳士大夫家之閨闥、能勿愧於鳳男事者、其寗獨能勿愧矣乎、是則予傳鳳男之微意也、大雄曰、予於腦病大作時、述夢以告好春簃主、遂撫拾以爲小傳、予於斯傳之讀者、旣不知其作何感想、則夫知我罪我、卽亦甯能自辨、渺宇宙雖大、今剛爲有鳳男其人、更閱如干年後、抑又烏有大雄其人、故所謂大雄鳳男者、夢耳、以夢境形諸文字、而文字又何物耶、癡人說夢、著者寫夢、讀者又感他人之夢、而不自知、斯亦夢而巳矣、況皆夢矣、則非何物、苟猶欲曉曉於其後、而猥以爲快意者、其孤負好夢之大好光陰、毋乃可惜、則吾亦將曰夢夢云爾、大雄又曰、予素嗜讀英人哈葛德小說、而尤嗜其記述瓜德門事之數帙、據其所述、瓜德門初娶婦、曰茉莉、數載而殤、纏又別娶、曰絲蒂蕾、未幾亦逝、(予友吳雄倡君譯絲蒂蕾小傳、丹翁譯茉莉小傳、皆曾載神州日報)乃昏氏不知何故、威毛瑪妥、殺可異也、茉莉小傳篇首、瓜德門自敘、謂將往覓茉莉於寂寞淸淨之愛河中、堅秋以待瓜德門之至、其夢境可謂大奇、今予夢境中、亦似所謂鳳男其人者、謂將往覓予故妻、於彼世界中待予、是予乃不可思議、外證予夢中所經歷、亦非常可述者、顧予不欲更煩讀者之聽聞、不敢更淆讀者之觀聽、故僅綴此數語、以謝好春簃主、幷以告罪於讀者諸君、(巳完)

龔雲甫有替人矣 (小隱自北京寄)

老旦以前無專門人才、且戲亦無甚多、如吊龜斷后之類、以汪桂芬爲最負盛名、但汪之本工、仍注重在老生耳、昔有姜老旦、未及目見、周老旦則寬泛無味、近年之謝寶雲、頗爲方家所重、但喜用娃娃生腔、亦似非老旦之正格、自龔雲甫出、老旦亦得爲壓場戲、可以爲老旦吐氣矣、龔在清季、嗓音之衝越高響、實有可取、惟咬字太過、且音韻亦多非正格、識者少之、行腔弄調、千迴百轉、雖極盡抑揚之能事、亦似不能免一貧字、至作工、一時有花老旦之稱、則更令人肉麻矣、近龔之嗓音巳失、幾致不能登台奏技、有票友王敬臣者、別號臥雲居士、學龔雲甫、酷肖龔之逃火處、惡劣處、肉麻處、學得維妙維肖、嗓音亦復近之、雖不若龔之當年、然在今日、則龔當瞠塵莫及、陳光遠將贖時、此君曾往投陳、因將廣置行頭、近於堂會上、曾數見之、服裝之漂亮、幾可與花衫爭衡、此君一旦下海、必較朱琴心爲可恃、龔雲甫有替人矣、

上品　大前門香煙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英商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翻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 □一二四□ (石涵)

第五回　海誓山盟語自性中流出　刀光劍影禍從天外飛來

景萍正待前去開門、不防那個僕婦已從外邊引入一個嬝嬝婷婷女學生進來、手裏還携着一束白布書包、足登革履、瞧去雖是家常打扮、然而他的那一種天然風韻、迥乎與外間那一班著簡濃粉的女孩子不同、景萍的母親葛氏、忙笑着招手說道、麗兒來得正好、你哥哥剛在這裏生氣呢、我說的話、他兀自不大相信、到是請你替我們辯辯、你說該怎樣辦、我們就怎樣辦、……瑪麗這時候、將書包向桌上一摜、笑嘻嘻的向景萍道、又出了甚麼變故了、瞧你急得這樣筋暴漲、我平時常發這種議論呀、像我們這些青年男女、不怕不會讀書、只怕不會養氣、景哥目下不過在教育界裏廝混、原沒担當甚麼大事、萬一將來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拂逆的變故正多着呢、瞧你這性子、動不動就急起來、那還了得、景萍笑道、又該吃你批駁我的不是了、你也不問一問詳細、便威大爸的發揮你的意見、這件事如果是你設身處地、包管你也要着急、……景萍說到這裏、便將賀露蘭這一番舉動、大略告訴了瑪麗一遍、葛氏又接着笑道、他不但怪姓賀的冒失、而且又跑去碰了那個黃子傍一鼻子灰、你道他怎生不氣成這個模樣、……瑪麗沈吟了一會、笑着說道、依我的意見、在你固然不可無辜受人家恩惠、然而在人却不能責備他好行其德、我料這姓賀的或者是慕你的爲人、想和你做個朋友、又苦於沒有介紹、因此便打算出這種手段、安知他不是虛心下士折節求賢呢、照目下的時勢而論、這等高風亮節、求之士大夫中、尙且不可多得、難得他們當軍人的、竟有這一點眼光、我勸你倒也不可過於拒絕、……

說詩解頤 (鮫臞)

說詩解頤久不作、匪直爲文事紛集、卒卒尠暇巳也、亦良以是類材料之蒐輯、殊非易易、漫以市井無謂之諧謔、濫竽充數、縱可博淺者之一笑、終不免爲大雅所嗤、故甯闕毋濫云爾、步君林屋、於此有嗜痂癖、疑予有所閟而不發也、乃至爲歌以索之、而予遂窮於應命矣、無巳、則予曩所爲詩、有近於打油飣餖之屬者、摭錄一二、以就正於林云、可乎、予於丙辰丁巳間、閉門索居、罕與人接、而此兩年中之人事、窮奇極怪、匪一而足、故嘗爲小詩以紀之、都凡三數十首、題曰、滑稽詩史、今則事成旣往、此一時遊戲之作、巳無復同題之價値矣、顧亦有其人其事、可留備野史之采擇者、則吾詩亦不妨與俱存、茲先錄出數章、未審能發一噱否也、其一曰、紙尾書成筆勢斜、魯魚帝虎武紛拏、便宜借吃盘天下、都與參謀一栗爪、注云、聞督軍張懷芝兼任省長、每於公牘批數字、笑柄百出、有舉某請派事、批曰、要派參謀處、人皆不解、詢之、則要派參某處之誤也、有人請推廣學校、批曰、借吃、人又不解、問之、則曰、借此吃飯、又有書辦請加津貼、批曰、殊屬可惡便宜、某科員請派某人、批曰、天下五大洲、中國四萬萬人、單找此人、其荒唐如此、其二曰、劉項興亡史所稀、琴操妖夢亦奇徵、如何一代英雄種、不產張良產范增、注云、女伶王克琴嫁張大帥後、寵愛甚篤、近產一子、臨蓐之夕、夢一老者、蒼顏白髮、自稱爲范增、比醒、巳呱呱墮地矣、大帥喜甚、因名之曰、夢范、其三曰、得失相償理亦該。刧餘何處問殘棊。五行自有循環妙。七運方終火運來。注云、南京副總統府火災、適當七運將盡之末日、河間私產損失、約二百餘萬金、人以爲國土幸利之報、其四曰、國教爭誇孔教純。時賢議論日紛陳。彌陀幾箇耶穌怕。修席東方大有人。注云、吾國本無所謂國教、而國會審議憲法、忽發生一孔教問題、聚訟紛紛、適以多事、其五曰、嚴陵一老舊風流。悲客相逢自可愁。帝業未成光武死。先生從此莫摧殘。注云、國務院僉事畢彦珪、忽大發神經病、恣爲種種瘋魔之事、聞在津寓、訪嗇安君子嚴又陵、竟強奪其羊裘以去、尤可噱也、其六曰、省長威儀亦壯哉、綠呢轎子四人擡、兒童拍手呵呵笑、錯認城隍土地來、注云、浙省長齊耀珊拜客、仍乘綠呢四人肩輿、導以頂馬、此光復後浙人所未覩也、故舉有三五歲兒童、及身未見滿淸官儀者、爭先趨視、疑爲一種迎神賽會云、

評笑舞臺崔妾 (續) (虹倚)

陸嘯梧王无能去崔將軍暨友、動作做治極引人發噱、王无能之江北話、徐介閉者噴飯、唯暨友之態度、似有別於貳獲、陸十演來、近况奴斷、我爲一班師爺鳴不平、蓋師爺之身分、詔則有之、卑賤逾分似不像耳、譚志演飾崔父、蕭天呆作崔母、龍鍾之中、寓慈惠之旨、能手也、愛子勸媳數語、句句皆上流社會老太爺老太太之口吻、化裝之妙肖尤餘事矣、顧覺因飾崔妻、悍潑入微、可以爲一般河東獅作代表、迨崔將軍殯殮床第、猶不許盧慧芸一面、侃侃作正論、寫悍妒、可謂入骨、悍、妒、潑、辣、演之不難、能無火氣、無謬點、入情入理、恰如其人之身分者不易、覺因能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可貴也、傅秋聲之林鎭守使、少見精采、唯滿臉烟容、裝點甚切、馮韻秀之林妾鳳梧、演來甚賣力、微嫌過火處、此一角、本爲全書穿針引線之人、又乏出色動人之處、宜乎演者吃力、而討好甚難、韻秀或以爲知言也、

漱梅之盧夫人、表情明顯、言語爽雋、飾慧芸改嫁時數語、尤調侃世人不少、漱梅於社會心理、似有甚深之觀察者、

全布景一方面、靈牌位做親一幕、禮堂孝堂並列、且醒豁、腦筋簡單之看客極歡迎、崔將軍出征時、盧慧芸寫字檯旁立兩肩槍之護兵、與林鎭守使姨太太房外設崗衛、似與情理事實不甚合、

總觀全劇、前半陸玉樓家事、演來微嫌草率、蓋盧之憂盧慧芸、不演得親切、慧芸守節、未免兀突、將來改嫁後、宜添伺奉玉樓湯藥一塲、尤覺哀艷動人、玉樓之囑指血書、亦易插入、余亦以爲然也、林妾勸誘盧慧芸、在花園一幕似太冗長、略删減、較緊湊、

余以著書者之資格、對於演員、不能不致其感忱、蓋演員於余原本、情節固未變更、即書中瑣屑事、如慧芸吃朱天素、又麻雀、好衣白衣等事、皆一一補敍無遺、

他日更演時、前數幕、宜加改善、末數幕極酣暢淋漓之致、無懈可擊也、質之一般之看客以爲何如、(完)

再荅丹翁 (小隱自北京寄)

四點從火、如然字能字、固皆若是、不獨馮爲兩字爲然、翦字可代以庶字、其下亦從火、想係通用、此類甚多、不足爲異、弟所懷疑者、則翦字俗寫作剪、無論是否正體、其下從刀、今日總不能不認爲錯誤也、

『剪』無疑義、旣從刀矣、則篆體刀字、無作刀形、皆爲力字、弟庸人也、不能舉一反三、兄能將翦字下之從方字之證據示我、弟極願聞教、否則東拉西扯、雖千萬言、亦不能釋我之疑、竊以爲魏碑之中、謬體巳多、在古人造字、我儕今日可引爲證據、若兄所造之字、後人或當爲法、弟

一年有半 (第二編) □六六□ (天笑戲述)

不到半點鐘工夫、巳經到了蘇州、下車的人、倒有十分之四五、伯濤在車窗內望了望、早見他們岳家、巳有用人在那裏接了、一個老家人喚做李進的、先跑上車來、向伯濤打了一個千、便到車室中叫了一聲姑奶奶、說有幾件行李、都交給我好了、伯濤夫人便問老爺太太都好嗎、李進回說都好、又道我們家裏、盼望姑爺姑奶奶來、巳經好幾天了、要是再不來、太太要派李進到上海來接了、這時候、恰巧張媽也過來了、李進道、我們的轎子、就在柵欄門外面、橫豎轎夫阿福、是家裏的長班、認得姑爺姑奶奶的、請先上轎罷、我和張阿姐、在行李車上、取了行李、交給脚夫、坐車子到閶門、便進來了、那時伯濤和他的夫人、剛纔走到柵欄門口、只見有許多馬車夫、黃包車夫、以及轎夫等、都圍了攏來、就中轎夫最多、他們的聲音也最響、『阿要轎子』『阿要轎子』、鬧得人一時走頭無路、原來蘇州地方、凡是那些鄉宦人家、出出進進、好像自己沒有生脚一般、總是憑着轎夫的脚走路、至少是兩個人抬一個人、便是四只脚替代兩隻脚、要是三四個轎夫或是四人轎、那計算起來、便是八隻脚替代兩隻脚、就免太不經濟了、人生在世、路是不可不走的、爲甚的一個人隻脚走路、要勞動三四個人六只脚或八只脚、一同幫他走路呢、自從馬路上通行了人力車以後、便覺得經濟得多、一輛車子、把兩個輪盤替代了兩只脚、就比較轎夫少了兩隻脚、便是坐車子的兩脚不用、也總比坐轎子經濟些了、因此人力車的勢力、漸漸的侵佔了轎子的範圍、爲着生存競爭起見、那些轎夫便拋命的招攬主顧、這時人力車還沒有通行到城內、他們一班轎夫、好似還沒有失却地盤、所以火車站旁集許多轎夫、大喊其『阿要轎子』、『阿要轎子』、

最新九尾龜 (漱六山房)

第三十三集　第十七回(二)　拆白黨精徐求淸　大同春夢中夢

介人道、死生有命、你也不用悽愴、如今還是到上海去散散心罷、秋谷想了一想、也就覺可無不可的應允了、當下、了火車、只一點多鐘、到了上海、見了徐雄舟、大家談起失意的事來、不免彼此揮淚、互相勸慰、介人道、今天這樣的好天氣、你們何必這般的愁眉相對、還是到中國公園去逛逛、兩人聽他說得有理、果然同到黃浦灘中國公園來、一進園門、就覺得天朗氣淸、水木明瑟、那一叢叢的秋花、開得如錦繡一般、迎着那幾陣微微的風、搖曳生姿、嫣妍欲滴、秋谷同雄舟到了這個地方、好像耳目一淸、登時換了個境界一般、一路走過去、也有幾處草塲、許多樓閣、秋谷同雄舟介人隨意揀着沿河一方草地的幾張鐵椅上坐下、細細的談心、沒有談得幾句話、又見一起少年男子、鈎肩搭背的一路說笑過來、也在秋谷旁邊坐下、